



范曾诗文书画集·论文卷

论画家





范曾诗文书画集·论文卷

论画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画家 / 范曾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范曾诗文书画集·论文卷)

ISBN 978-7-300-10813-1

I. 论…

II. 范…

III. 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91852号

范曾诗文书画集·论文卷

论画家

范 曾 著

薛晓源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30mm 16开本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张 14.5插页2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58 000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范曾诗文书画集》编委会

顾 问

范 曾

编委会主任

杨振宁 刘梦溪

编委会

薛晓源	郭长虹	刘 波	邵盈午
徐 斗	白志良	邹玉利	王玉忠
贺耀敏	周蔚华	周建忠	海 洋

主 编

薛晓源

诗文书画集序

范 曾

古有善文而不善诗者，而善诗者不善文，则未之见。盖诗、文除思想为其核心而外，词藻之择用则诗必难于文。诗于音、韵之要求殊严，苟累积不丰，必窘于内；既有词藻矣，而无奇思妙想，则必赘于外。而善文者苟有诗之修养，于骈骊、对句、排比往往信手拈来，皆成妙构，则其文必异于庸常，而富于奇趣。诗虽非其长，而有裨于其文则必矣。近世有桐城派大手笔马其昶者，其文固一世之雄也，与范伯子为连襟。伯子先生激赏其文而每讽其诗，马其昶则盛赞其诗而颇颇其文。文人之交，盖不在宴饮之豪兴而在书屋之口锋也。

善诗、善文矣，而又善书者，古之大文豪大体如此。因科举之第一印象，为试卷上之书法，能于科名过五关斩六将而书法恶劣者，不可得而见也。故古之命臣、大吏、学者字不佳者极少。近世则不然，科举见废，报纸以兴，报上文章备极华赡，而其稿则不忍或睹，如北京大学名儒刘师培是其人焉。亦有美学家吕荧者，文字之美自

不待言，及见其手稿，则其美文必打相当之折扣（当然不必）。

善诗、善文、善书矣，其砚中剩墨正无所施用，适案上有陈宣一纸，则跌宕数笔，竟有高雅之趣。久之，画石；又久之，画竹，文人画形成之过程，无一例外者此也。非若今之称“新文人画家”者流，胸有糟糠，而隳弃清逸，及题字之时，语焉不通，错字连篇，非文人而能作文人画，直可入《笑林广记》矣。

中国画家而无书法功底，决不可与于第一流之画家。此无他，中国画凭写而不凭抹、不凭描、不凭喷、不凭洒。中国画是灵智之域的胜果，不是耐心从事之苦差，更非费力卖块之工役。笔锋之运转，来自画家神经末梢对心灵悟性的传递，当神经末梢与笔锋合而为一之时，则天地精神在焉、人世沧桑在焉。每读八大山人画作，往往神思渺渺，天外烟霞，共我徘徊，真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苟非笔墨神妙，何能置读者于梵天仙境。八大山人具诗人之魂魄，而略欠者诗人之章句，此固为一缺憾，然较死于章句，而无诗人魂魄者，则不啻天壤矣。

有问范曾诗、文、书、画水平之排列，画家必以为诗、文佳于书、画，作家必谓书、画佳于诗、文，其中心理的微妙感，不难体会。以我自己之评，凡至某一境界，略无可比列者，则自比其甲乙，不亦“迂阔”乎？愚事不作，智者不惑，余其勉旃。



范曾先生

目 录

八大山人研究

3 八大山人论

29 八大山人

33 八大的哭笑

37 知白守黑

41 临八大山人画集序

石涛研究

47 对石涛画论的几点体会

63 谈石涛《画语录》中的两个问题

徐悲鸿研究

69 徐悲鸿传

103 徐悲鸿论——《徐悲鸿画集》(日文版)序

117 徐悲鸿和中国画的革新

121 裸体艺术谈——《徐悲鸿画集·素描部分(人体)》序

黄宾虹研究

129 黄宾虹论

李苦禅研究

151 英也夺我心

159 李潘之辩

蒋兆和研究

171 天经百劫云归淡——蒋兆和先生艺术谈

181 天地一沙鸥

185 蒋兆和先生《流民图》读后跋语

李可染研究

191 江山无尽 宗师不朽——痛悼恩师李可染先生

195 魂魄犹在江山图——可染恩师百年诞辰祭

傅抱石研究

211 傅家山水

八大山人研究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论

为了谈八大山人，引出一段明初的故事。洪武三十一年（1399年）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孙建文接位。建文皇帝为懿文太子之二子，为人颖慧好学，事亲孝，待人厚，然则，这都不足以继朱元璋这样的大皇帝之盛业。而宽厚往往与迟疑犹豫、孱弱无能相比邻，则其皇叔们的野心于是膨胀。首先是兵强马壮、才略过人的燕王朱棣，其次当数厉兵秣马的宁藩朱权。起事的首先是朱棣，他拉拢的第一个目标是既能武又善文的朱权。建文皇帝已有所觉察，乃召朱权入朝，朱权当然不能自投罗网，遂托故不奉旨。朱棣乃进一步对朱权挟持之，诱惑之，谓：“事成，当中分天下”^①，大有“同指山河”之概。当然，朱权给了朱棣相当的助力。但当朱棣一旦登上永乐大帝之皇座，当初信誓之词，已为陈迹，于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封朱权至南昌。有小人潜告朱权诽谤攻讦永乐帝，永乐帝即阴使人详察之，知为诬词乃罢。自此之后，朱权乃全身保节，纵情诗文，以为韬晦之计。日与文人学士相往还。托志翀举，自号臞仙，这“翀举”非指有意社稷之举也，羽化而登仙，凌云而直上也（范注：翀同冲，故有释如上）。看来老先生不太胖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

(臞，瘦也)，然而以藩王之位，自上了成祖朱棣的当后，终有耿耿于怀而不能释者。洪熙帝，其侄也；宣德帝，其侄孙也，然对这位于乃祖夺帝业有功的先辈，亦不甚尊重，对朱权政治上的要求一概不理。如仁宗时“上书言南昌非其封国，帝答书曰‘南昌，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余年，非封国而何’”^①。在百般无奈中，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论著颇丰，尝奉敕辑《通鉴博论》二卷，又作家训六篇、《宁国仪范》七十四章、《汉唐秘史》二卷、《史断》一卷、《文谱》八卷、《诗谱》一卷，其他注纂数十种。这些著述中《诗谱》一卷、《西江诗法》一卷等能载入明史志书艺文卷，足见有所建树，因为明史编撰张廷玉辈当然深具眼力。朱权到正统三年薨，他曾孙辈已做了皇帝，真是一个在风云中侥幸永寿的王爷，这位朱权，就是太祖的第十七子，八大山人上溯的九世祖宁献王。八大山人生于帝王之家，而又有诗文书画的天分，与这段时势板荡中的变故大有关系，这是彼苍者天，对宁献王朱权的一种赐予，赐给他一位不朽的伟大天才。

八大山人虽生于帝王之家，但已是皇家之边缘了，上溯七世祖封弋阳王，此后由将军而中尉，八大山人仅封为辅国中尉。论辈分可谓不低，他是洪武的十世孙，而崇祯则是洪武十三世孙，而论皇家的地位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即使如此，他对自己的皇家身份是不会忘记的，彭文亮诗：“九叶风高耐岁华”，是对从宁献王至八大山人的九代皇宗谱系的描述。

明朝亡国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彼时八大山人十九岁，由《个山小像》上题年四十九岁推算，则为天启六年（1626年）生人。这时的明王朝已是危如累卵的时代，岂止败象丛生，简直是妖为鬼蜮。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

正如明史所载，嘉靖皇帝之后，纲纪日以陵夷，而万历皇帝末年，废坏极矣。“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 ”^①而万历之世发生“挺击”之案，有蓟州男子张差者，持挺入慈庆宫谋不轨，意欲加害神宗的长子（光宗）和其母恭妃。光宗既登位，有疾，而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遂驾崩，在位只一月，于是有“红丸”之案。此先又有选侍李氏居乾清宫，亦怀挟皇长子（熹宗）及其生母王才人以自重之意。吏部尚书周嘉谟及御史左光斗上疏，请移李氏。“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直扰得神宗、光宗、熹宗三帝之世一派混乱，朝政之颓败往往见于种种妖孽作乱，群臣惶怖，这仅仅是冰山之一角，而明朝之隳堕实有更深之恶业在焉。

一个如此大的帝国，不可一日无主，而神宗在位历四十八年，后期与无主何以异？“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讎，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愍（天启、崇祯），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②。可叹者神宗崩后，光宗接皇帝位，光宗，胸怀大志且举措英伟者也，视其为作，直可追陪汤武之振商。群奸震恐，乃有“红丸”案发，在皇帝位一月而驾崩。惜乎！朝廷之盼明主，如久旱之盼甘霖，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天不假年，可哀也夫，可恨也夫！为社稷苍生哀，亦为社稷苍生恨也！

在“移宫”案中，保皇长子（熹宗）及其生母王才人有功的人，熹宗接位之后，重用信赖，故其必然。魏忠贤虽与保熹宗之“移宫”一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同上。

案无关，然深知其前因后果，谅欲得宠于熹宗，必与熹宗之乳母客氏串通，两人竟一见钟情，自不可以同性恋视之，乃政治上之沆瀣一气耳。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帝深信此两人，两人势益张”^①。于是魏忠贤，职掌东厂，欲尽杀异己者。大行罗织，群小求媚忠贤，攘臂攻东林党。有中书吴怀贤者，读到杨涟指斥魏忠贤疏，击节称叹。吴怀贤家奴密告之，毙杀怀贤，籍没家产。民间偶语，有攻讦魏忠贤者，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刳舌，所杀不可胜数。仕林之无耻，有胜于市井一万倍，有浙江巡抚潘汝楨者，请为忠贤建祠；更有无耻之徒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于是客氏、魏忠贤以为天下一归于己矣。魏忠贤每出行，“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②。而客氏居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行无忌惮。而偶出归私第，其行仗直如皇帝之大驾卤簿。在这群凶煽虐、海内屏息、小人争宠的时节，有大书家张瑞图者，亦不顾羞耻，厕身其列。这真应验了“牝鸡司晨”一语。（《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明朝必亡，明朝不亡是无天理。

朝廷朽烂，生民涂炭，天灾连年，饿殍遍地，至万历、崇祯年间尤甚，至有人相食，父子、兄弟、夫妻相食者。官逼民反，明朝最后覆灭于李自成亦所必然。平日里，受皇恩、拜卿爵者望风逃遁。盱食宵衣，慨然有为的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于衣襟上书：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③。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同上。

③（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这位亡国之君的最后之举，有点悲壮，至少做到蒙难而不辱其身。死后清兵入关，加谥建陵，亦可谓死得其所矣。

以上略述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六年江山之始末，其于八大山人有关者，其一，八大山人身上流淌着朱元璋的血，他和明王朝有着不可磨灭的血缘，虽然从他的上溯九世祖宁献王朱权起，便上当受骗，走向皇朝权力核心的边缘，且每况愈下，到八大山人的辅国中尉，已是可笑的贵族。他曾孙辈的崇祯皇帝知不知道他的存在，当属悬疑。然而皇族不惟有血缘之基因，亦有心灵构架上的基因。因为八大山人既生于弋阳王府，其贵族的心灵自有别于百姓。他会关注世道的沉沦，王朝的隳灭，他自有一衰皆衰的飘零贵族的哀叹、郁愤和悲凉。其二，八大山人的家族自宁献王始，便远离了政治的斗争，家风所披，倒成了一个文苑世家，八大山人所具备的丰厚学养，使其成为一个大智闲闲而不是小智间间的人物，这对八大山人的伟大艺术绝对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三，朝廷的黑暗，互为戕残不会影响宁献王之后。而以贵族之身，亦不易涉足社会清流如东林党之活动，更由于明末，八大山人犹为少年，社会经验阙如，明覆亡之际未尝有他发狂或自我封闭的记录。而腿足灵便，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一入南昌，他立刻弃家遁奉新山中。清顺治五年（1648年），妻、子俱死，有些心灰意冷，遂在进贤介冈遁入空门，剃发为僧。社稷的倾颓，只改变了他的生活，似乎未曾受到什么迫害。而在南昌的明宗室则遭殃者不少。

欣赏艺术永远是欣赏主体（观众）自家的事，感性是第一的要素。并非必知其历史背景然后知八大山人作品之好，而是既以为好矣，而进一步探其缘由，则更知其来有自。记得于中央美术学院就学时，自图书馆借得珂罗版八大山人画集一册，大惊异，大激赏，乃召同学少